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小说卷（上）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小说卷（下）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诗歌卷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散文卷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纪实·评论卷

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编

晋城文学 三十年作品选

（纪实·评论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城文学 三十年作品选

(1984—2014)

晋城市文联 晋城市作协 编

晋城市文联 晋城市作协 编

晋城文学 三十年作品选

(纪实·评论卷)

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 纪实·评论卷 / 晋城市文学
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03-09310-7

I. ①晋… II. ①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晋城市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1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665号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纪实·评论卷

编 者	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责任编辑	赵虹霞 张小芳
装帧设计	武爱听 魏江丽
篆 刻	杨 颀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 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晋城新浪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1
字 数	643千字
印 数	1—2000套
版 次	2015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310-7
定 价	98.00元 (全三卷)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编委会

主任委员 / 张志仁

副主任委员 / 樊烨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 / 聂尔

副主编 / 任慧文 马宇鹏

编 委 / 张志仁 樊 烨 宋丽云 贾大一

谢红俭 韩有珍 聂利民 任慧文 马宇鹏

朱红霞 石松峰 张亚为 刘晋苗 王旭静

王 敬 秦雪刚

序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在晋城市建市30周年之际出版了。

这里是五卷书：小说卷上下册，散文卷，诗歌卷，以及纪实和文学评论合一卷。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文学，晋城，30年。五卷书所收录作品均与这三个词相关。

这里有数十位作家。他们中有年老的，年轻的，更年轻的，还有已经逝去的（愿他们定格于消逝一刻的容颜属于文学！）。他们均在这块叫作“晋城”的土地上生息，他们为了文学而工作，他们中有的为此工作了30年以上，并仍在继续着；有的还跋涉在朝向目标的途中，他们因为文学而生机盎然，姿势优美。

30年，即1985—2015年。30年前，晋城成为地级市，成为拟议和希望之中的物质、人口和行政指令的更大聚集和交流地。30年后的今天，晋城成为繁华的城市，成为山西东南部的行政中心，以及30年历史烟云的凝结之地。如今巨量的物质在这里昼夜流淌，居住和漂游在这里的人口数倍地增加，街道、公园、广场、建筑物以及所有的一切，构成了30年前无从想象的城市新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将这座城市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老城区已

经退为了记忆并从记忆的深处观望着眼前的一切,并瞩望着它的未来,而新的建筑物仍在不断地涌现中,新的人流还在向这里进入,市场还在扩大,流水一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一刻不停地刷新着这个城市的生活内容及其文化内涵。这里的县域乡村与它们所围拢着的这座城市相互哺育,共同成长,不仅成为一个地理、生态和社会的共同体,而且在精神上的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快速行进着。

一方面是上述令人讶异的和超乎想象的发展的景观,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一发展了的景观及其相应的内在的景观的记忆,铭写和沉思——这就是文学。文学与生活,生活与文学,构成了历史之一体两面。是贯穿于文学和生活之中的共通的理念与想象,以及此二者的交互,即想象的观念和观念的想象,共同创造了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历史,而且还将创造属于我们家园的美好未来。

这里的五卷书,与翻天覆地变化了的这片城市、乡村,互为表里,互为证明,互为映照,共同成为对于过去30年的写照和存载,它也将成为对于已有30年所映射出的更为久远未来的一个希望。

人类的书籍,不正是为了用来储存和刻画人类的希望吗?

合众人之力而成的这五卷书,会是我们自身家园的历史和希望的一个并存吗?

至少,我们的希望在此聚集,并已经绽开了花朵。

目录

CONTENTS

纪 实

- | | |
|-----|---------------------|
| 02 | 赵 瑜
◆寻找巴金的黛莉(节选) |
| 24 | 卓 然
◆一夕蝴蝶山下梦 |
| 48 | 石松峰
◆花季冷雨(节选) |
| 74 | 任慧文
◆志愿者日记 |
| 86 | 张 暄
◆母亲的市民之路 |
| 102 | 马宇鹏
◆去推一扇窗 |
| 130 | 柴高原
◆村庄依稀 乡愁游移 |

评论

- 148 聂 尔
◆在高岸上
- 153 王春平
◆撒马尔罕的金桃
- 160 邢 昊
◆乡村迷宫的超现实主义影像
- 169 任慧文
◆短评三章
- 174 张 暄
◆女性日常经验的深邃表达
- 179 弱 水
◆温润的光
- 185 段文昌
◆是“农民作家”还是“知识分子”？
- 190 许纪庸
◆平淡中的自我超越



赵瑜,男,汉族,1955年出生于山西长治,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荣获三次赵树理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文学奖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寻找巴金的黛莉(节选)

◆ 赵 瑜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我们终于就要见到赵黛莉了。

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市内一片楼区中。我在附近花店为她们购得两束鲜花，一束大些，给黛莉，一束小些，给赵健。店员也是年轻女士，问及送花对象的年龄，我说一位九十了，一位六十了，加起来一百五十岁了，你要扎得好看些。店员闻言，选花、扎花格外用心。一时间，我想到了许多人和事。我想到，赵从平先生惨死于月黑风高之夜，至今没有破案；想到拜错了门户的赵逢冬、赵少喈一家人和赵文英女士；想到了宁武城残院里，一贫如洗的赵瑾老人，他还在小黑屋枯坐吗？我当然不会忘记一系列参与到事件中来的友人们：金昌盛老板田茂铭，引见了太原古城一个个老街坊，几个老人年岁加一块儿，都三百岁了；警官杨志强，作家杨志刚、王树森，同行老友张发、炳银和李彬，这么多人共同努力，最终找到了赵黛莉。我在想，所有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自推翻帝制以来，百年中国从未停息血火厮杀，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反帝反侵略与反对封建糟粕混作一团。在无情的暴力革命和土地战争面

前,封建传统历史性地崩塌了,又似乎依然存活无碍,并没有真正崩溃!我们推崇背叛,包括推崇革命先驱们对无数家庭的背叛,这一切,又似乎根本不可能一下子了断。传统家庭就像一条河流仍在奔腾向前,而我们不过是这条滔滔大河中一粒黄沙碎砾……

我又一次想到了《夜未央》当中革命青年的爱与死,又一次想到易卜生名剧《娜拉》和更多的质问:娜拉走后又怎样?

也许,我们想在黛莉后半生那坎坷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和他的《家》、《春》、《秋》?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作品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上得楼来,李彬兄弟轻轻叩门。

赵梅生女士拄着一根拐杖,站立于厅堂中间,并无须赵健搀扶。她用典雅的微笑迎接盛开的鲜花。

一个漫长而又隆重的午后。

追访历史,晚辈唯余敬畏。

谈话从名字开始。小问题,易轻松,却极是关键。

我需要再一次验证,眼前这位梅生老人,是不是当年那位赵黛莉?

李彬搀扶老人坐定。

“老人家,您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

赵梅生老人腰背端直,面容方正,戴一副方框眼镜,保持着一种非凡的气度。她毫不迟疑,并且有些欢快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太原女师读书,有几个同学很要好,都嫌原先名字土气,一个胡同学起了新名叫燕莉,很好听,我就叫了黛莉,还有一个杜同学,想了半天起不好,我们就叫她黑莉,说黑色跟黛色反正差不多呀!她也认了。另一位好朋友,叫文彩霞,起个啥莉她都不满意,就还叫文彩霞吧。彩霞住在上马街,我家住在坡子街,关系特别好。

她确实就是赵黛莉啊!老人脑子清楚,我很庆幸。

接下来谈读书,以便接近巴金。

黛莉老人——现在终于可以确认这个称谓了,她用那种非常熟悉的山西普通话来表述历史,因而让我感到这历史很近很近,并不遥远。她清楚地记得那些革命理论家的名字: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她甚至说出了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这个名字来,那是一位将个人理想、个人自由、个人道德置于首位的大宣传家。很显然,青年赵黛莉那思想底色,亦是激进的乌托邦

之梦,同时又极端看重个体精神与操守,强调男女权利无条件平等。

安那其主义者的个人奋斗精神,注定了他们在中国政党革命中的悲剧地位……

在那样一个启蒙时代,文艺类书籍和许多新型剧目,被进步青年们做“利器”看待。因此黛莉老人接着说:我父亲留学英国,本是比较开明的,但是他和我的哥哥们,总是把那些理论书籍当作“左”的东西,不喜欢暴力革命。对于我爱读文艺类作品,倒是不多干涉。我们读刘师复的书,读郑振铎的《向光明去》,读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却无论如何读不懂鲁迅,到现在我也读不懂!读巴金当然更多些,也最喜欢巴金。你说啥?对,当时太原买不到巴金新写的《家》,是我姐姐过生日时,姐夫把书当作礼物送来的,我一下子就迷上了。正巧,我在家里看《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巴金一段回忆录,也是我好高骛远吧,就给巴金先生写了信,没有地址,就请《大公报》转给巴金。当时我害了病,猩红热,还是坚持写完了第一封信,我谈我的读书感想,谈虚无主义理论。我记得是晚上点蜡烛写成的。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家,投身社会革命。真是没想到,巴金先生很快就回信来了。对啊,我一看,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零!我让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非常高兴,文彩霞她们说,还不赶快给人家回信呀!

巴金正是在第一封信末尾,相告黛莉直接的通信地址。

我没有想到,直到今天,黛莉老人竟能清楚地背诵巴金写于第二封信中那一段:“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老人又回到她的学生时代,诉说十分单纯。赵健和李彬在一旁听了,惊讶地用大眼睛看着我,意思是:果真有这样一段话吗?我说:我看到过这一段,巴金先生还劝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一个少女也应该有些享受,过一些快乐的日子。老人便说,对了,有这个话。接着,她在沉思中提到了萧珊,说后来她看到过巴金致萧珊的信,内中也有劝其耐心读书之意。这一点我没有考证过,不妨补查一下。

赵健女士始终面含笑意地望着老母亲。此刻便对我说:您没有带来这些信呀?能给我们欣赏一下吗?我说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老信容易破碎,不好携带,我复印一套送给你们吧。

黛莉老人仰面想了想说,几十年过去,真不敢相信这些信还能留下来。当时离家走时,她把一批书和一包信放在了房间顶棚上,有一块方格子天花板,是可以活动的。老人忆道:1949年以后,她见到过“不爱读书的三哥”,三

哥说曾经发现过她藏在天花板上的那些书,跟共产党的书很接近,就都给烧掉了。这就是说,三哥他们发现了一批书,烧掉了,却没有发现这包信。

我告诉老人,这院子后来由二四七厂转卖给太原市政府,拆了搞城建,这包信终于被人发现,又转给了古董商,才得以保留下来。

老人点点头,感叹地说: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我知道,轻松的话题即将过去,沉重的一页就要展开。

鬼子来了。

我们避开了其父赵廷雅和六叔赵廷英任职事敌这一段。谈话进入黛莉离家出走以后的往事。在许多中老年人心头,往事与现实本来就是交叉糅拌在一起的。人们动不动就会听到:我小时候如何如何之语,借以发表感想,佐证现实生活之正误。的确,人成长于童年和青少年,影响一生不可变。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梦境中,往事总有一块牢固位置。我们重审往事,常忆常谈常新。采访黛莉的故事,不断发展推进,赵健时有生动补充。这显然是母亲平日里重复念叨所致。

我在这里首先综述一下历史背景:

1937年9月,日军沿京绥公路攻抵山西北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德、卫立煌、黄绍竑等出任副司令长官,统帅晋绥第六、第七两大集团军,赵承绶骑兵集团军、蒋系第十三集团军和中共主力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英勇开赴晋北,联合御敌。阎锡山亲临前线行营指挥。雁门关内外,硝烟弥漫,炮声撼天动地。一方面,前线军事拼杀异常残酷,另一方面,整个山西民情沸腾,城乡民众从政治上、经济上全力支前,阎锡山顾全大局号召各党派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形成一个国共两党有史以来最好的合作期。

新划分山西省内共七个行政专区,有三个专员为中共党员担任;同时支持中共在山西成立半政权性质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统领十个游击支队和剽悍的察绥游击队,倾力支持中共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层层发动群众,招兵买马,组建精锐新军数万兵马。

之所以要讲这一段,是想说明,青年们身处二战区抗敌前线;大敌当前,一心报国,祖国正在急切呼唤,他们并没有细细察分谁是国民党,谁又是共产党,只要是合法条件下的抗日部队,热血健儿都会踊跃参加,只要是抗日所需之事,人民都会拼命去做。谁能想及1949年以后竟是那样泾渭分明?战友命运沉浮,竟有天地之差?

请看,在抗战初期,山西一省,涌现出英雄的农救会会员118万余人,妇救会会员60余万人,青救会会员近120万人;先后参加牺盟会、战委会、同志会和各级政府团体的青年们,不分国共两党,其数字更是庞大无计,人们坚决相信和依靠本国政府,人们认为参加这些组织就是救亡,绝大多数人无意分辨各党派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要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那么,在当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残暴日寇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一切抗日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是我们的朋友!赵黛莉和她的同学们,也必将这样回答。此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全村青壮汉子参军抗战,结果,无意当中,一部分人加入了国民党部队,一部分人成为中共战士,大伙儿觉得都是一样的。还有,同一个班的革命同学,分拨儿投入战地服务,结果一拨人加入了国民党,一拨人成为共产党。谁也不曾深谋远虑,细加分辨,反正都是坚持进步、抗击日寇的中华阵营。1937年,一个英勇口号响彻三晋大地:“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

日军前所未有地在山西遭到大规模抵抗。战争极其残酷。

这是一部中国联军抗击外敌,气吞山河的不朽史诗。此役,阎锡山愤而枪决失利军长李服膺,在正面战场上,又有郝梦龄军长和多名旅长、团长以身殉国,我军官兵牺牲上万,负伤两万余。据山西文史委正式出版的史料称,“我军以太原兵工厂八万多发炮弹,向敌人猛击”,“当战争最激烈时,某日从拂晓至黄昏,在正面约三里宽的战场上,竟牺牲了十个团,平均约一小时牺牲一个团……经二十三天英勇战斗,日军蒙受重创,伤亡三万余众”。悲痛的是,第一战区平汉路国军战败于石家庄地区,山西东部太行山诸关隘,裸现在日军炮火之下,娘子关遂于10月26日失守,以致忻口战场腹背受敌。省城告急!我军忍痛退守太原,做更艰苦抗战。至11月8日夜,太原竟陷敌手。我军各部与日军在山西展开八年抗战,山西军政誓死守土,决不退出山西战场。

晋北抗战及忻口战役,国共双方并肩喋血,惊天地而泣鬼神。指挥和参加此役的国共高级将领有:

阎锡山、黄绍竑、张培梅、卫立煌、汤恩伯、傅作义、王靖国、续范亭、梁化之、赵承绶、宁超武、郝梦龄、李服膺、杨爱源、孙楚、邓锡侯、孙连仲、曾万钟、陈长捷、杨澄源、郭宗汾、高桂滋、刘茂恩、刘家琪、郑廷珍、姜玉贞、李默庵、李家珏、裴昌会、朱怀冰、刘奉滨、章宇拯、孟宪吉、梁鉴堂、方克猷、周玘、冯钦哉、董其武、杜壁、马延守等;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彭雪枫、聂荣臻、徐向前、黄克诚、萧克、陈锡联、陈再道、程子华等。

将军大名,个个如雷贯耳。而娘子关失守,致晋东战局急转直下,成为整个战役沉痛转折点。阎锡山曾有诗曰:“当时若非娘关败,忻口岂止二十三!”是的,如果不是腹背受敌,我军抗击骄横日寇,绝不仅仅是忻口之战那23天,而是更长更长。

敌强我弱,抗战尚须持久。

日军攻陷太原城,赵黛莉,她该向何处去?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

国难当头,人心思战。赵黛莉独在家中收拾行装。她不知道自己归宿所在,只知道自己决心不改。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心爱书籍,有关巴金的往来书信,打包起来,都一一放到顶棚上去了。同学们在召唤,山西全境燃起熊熊抗日烈火,更在召唤。许多同学,早已离开太原,奔赴抗战队伍了。这一夜,赵黛莉和父亲赵廷雅又生了一回气,愤然跑出坡子街20号,大踏步向着上马街奔去。好同学文彩霞就住在这里。这条上马街,相传是李自成进北京,上马出征之地。文彩霞要参军抗日,信念坚如磐石,赵黛莉去找她,志同道合,两人即将从同学姐妹转为浴血战友。

没有想到,当黛莉在夜色中敲开文家大门时,却被一条黑壮大汉挡在了门洞里。这汉子没有告诉黛莉真实情况,只说文彩霞去了表姐家。后来得知,文彩霞果真参加了二战区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而在当时,文家却不愿意让人知道,尤其不想让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同学知道。黛莉后来有机会质问过文彩霞:你为什么不约我一起走?文答:太原沦陷,家人谁也不敢相信!

就是这么一个家人的警惕或者说好友的闪失,决定了同学们之间人生道路之迥异。

此后,黛莉独自一人,断然离开父母,离开了太原坡子街20号,向南、向临汾追赶阎锡山省府而去。她至今记得,离家时,春节刚过,是正月初九那个寒冷的早晨。太原失守,阎府南撤,先到临汾整肃军政,后向西到吉县,最终落脚在黄河东岸南坡村。这个小村庄距离壶口瀑布极近,易守难攻。阎锡山亲率各部将领和各大机关干部,挖窑洞、修工事、建军营、搞培训,日夜

不停,苦心营造了一个指挥二战区总体作战的战略新基地。为迎接胜利,阎锡山嫌“南坡”二字不好听,特地把小村改名为——克难坡。最多时驻扎兵马三万人。

至为遗憾的是,黛莉一个心眼儿准备快些奋身于对日作战,哪怕牺牲,却没有遇见一位类似于中共“洪长青”式的指路人物。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组织形式,他们认为,一切政党、组织和权势都存在着向专制统治发展转化的可能性。安那其主义者不去做虽然有利于组织却不利于个人建造的事。他们从理论上反对有组织、有政府目标的战争,担心封建主义个人独裁借尸还魂。但是,日寇凶残淫恶,无政府、无组织的抵抗运动和失去统一指挥的军事斗争,必将弱小无效,最终便会亡国。对此,巴金先生写道: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了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那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

巴金的声音传之久远,黛莉也一定听得见。

黛莉痛惜未能与文彩霞同行,她茫茫然独自南去,错失了参加抗日队伍乃至参加八路军的机会。省政府先在临汾落脚,黛莉也来到距临汾不远的汾阳城。这时,她找不到同学,找不到方向。突然,她又听说国民政府大举迁都重庆,而姐姐赵巧生与姐夫正在重庆兴办实业公司,支援抗敌救灾,她便决定设法往重庆去。然而国事家事俱在骤变之中,想不到,姐姐和姐夫又将前往甘肃创办赈灾工厂,即将离开重庆。黛莉只好放弃赴渝计划,盲人瞎马,转而投奔了阎锡山设在汾阳城外的省政府临时办事处。

黛莉诉说汾阳之困,使我联想到另一段人生故事。这位山西姐妹,名叫董边,与黛莉是同一代人,也是一位地主的女儿。而董边与两位同学始终在一起,太原沦陷后同样流落到临汾。但是她们运气很好,一下子就参加了八路军一支女兵队。队长就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不久,李伯钊要去延安,也就把女兵队带到了延安。董边住进延安窑洞,重新学习,锻炼提高,随后分配工作,竟到了中共政治研究室。而研究室主任正是毛泽东,副主任是陈伯达。董边在这里勤奋工作,谈恋爱嫁人,丈夫就是田家英。你看看!后来,董边在北京长期担任著名刊物《中国妇女》的领导职务。殊可叹,同是抗战离